

沉浮

边铭杰 著

献给近年来在电
视大学、职工大学、
函授大学、夜大学、
自修大学和为振兴中
华在崎岖不平的道
路上顽强拼搏的人
们……。

陕西人民出版社

7.5
7

沉 浮

边铭杰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6.75 印张 4 插页 144 千字

1990 年 12 月第 1 版 199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224-01349-8/I·285

定价: 3.70 元

序

李 凤 杰

改革的大潮，在中国大地上推出了诸多新鲜事物，随之也诞生了一批陌生而响亮的词汇。“电大”便是其中之一。它是一所特殊的学校。其学员完全不同于一般大学生。他们既是学生，又是工人或干部，有的甚至已经当了爸爸、妈妈。“电大”伊始，首批学员大多是在“文革”中失去上大学机会而“上山下乡”的“老知青”。这些“大男大女”们，曾被历史弃忘，又被时代拣回。他们有着顽强的求知欲望，又因知识先天不足而学业艰难；他们在改革激流中欲展理想翅膀，又背负着沉重的生活担子，遭受种种非难的严重困扰；还有，失落感的压抑，商品经济的冲击，利欲金钱的诱惑，友谊爱情的波折，使他们疲于奔命地拼搏在人生舞台上。昨天和今天，理想和现实，环境与自我，磨难与成功，形成感情的浪涛和旋涡，冲击着他们的心灵，也磨练着他们的意志，演出了许许多多感人的悲喜剧……

边铭杰同志就是这样的“电大”学员。多少难忘的人和事，久久激荡着他的情怀啊！在老师、学友们的鞭策、鼓励下，他把这种“电大”学员生活的悲喜剧，提炼构思，几易其稿，经冬历夏，终于写成这部长篇小说《沉浮》。这件事本身，就是“电大”学员奋进精神的生动体现，也是对“电

大”育人成果的具体肯定。

生活是文学的源泉，真实是艺术的生命。唯其作者有“电大”生活的感情历程，才把《沉浮》写得比较真实。唯其真实，才使人读来如发生在自己身边那样亲切。萧琳为了学习去堕胎，秦生为了学费去卖鱼，高杰和倩倩上劳教所看望娜娜，娜娜黑夜为高杰和倩倩偷偷献上一束鲜花……生活的苦涩和美好，都催人泪下。他们的挫伤、艰辛、痛苦、成功，一波一折，都扣动人心。这种真实，也表现在作者对时代精神和人物性格的把握上。改革中出现了许多丑恶现象，诸如作品中描写的精神污染、拜金主义、贪污腐化、官僚主义等等。但它们毕竟不是生活的主流。光明还是战胜了黑暗，美好还是代替了丑恶，人类历史总是在向着更加辉煌的明天走去。作品中人物性格作为多侧面的存在，如社会生活一样的复杂。考试作弊呀，幸灾乐祸呀，但他们求知上进，热爱生活，对社会、事业、人生的信念，在困苦挫折中更加坚定了。即使娜娜身上有着严重缺点而失足，作者也以适度的分寸感，给她以希望和同情。

《沉浮》作为反映“电大”学员生活的一部长篇小说，是真实、感人的，值得一读。当然，就这个题材而言，作品还能开掘得更深刻一些，容量、结构还能更恢宏一些，人物的性格更丰满一些。但它毕竟是作者迈出文苑后登上的第一个台阶，已经难能可贵了。相信他会从这个基础上，跨攀新的台阶。我期待着。

1990.3.24. 于河堤新村

艰苦的环境一般是会让人沉没下去的。但是，在具有坚强意志、积极进取精神的人，却可以发挥相反的作用。环境越是困难，精神越能发奋努力，困难被克服了，就会有出色的成就。这就是所谓“艰难玉成”。玉成这个词就是说玉石经过琢磨而成器。

——郭沫若

这是1982年盛夏的一天。

天空灰蒙蒙的一片昏浊，蓝天早已被隐没在一幅灰白色的雾霭之中。气压很低，使人特别的心烦和沉闷。到了正午时分，天边起了几朵黑沉沉的乌云，远处又打了几声闷雷。刮起了一阵风。刹那间，天空乌云滚滚，雷声轰轰隆隆，尔后雨声哗哗啦啦。一阵风雨过后，雨住天晴。太阳从云缝里钻了出来，昏浊的空气荡尽了，苍穹就像洗过的一般明净。远山叠翠，近山碧绿，渭河就像一条银色的飘带从这座美丽的城市缓缓地流过。空气也清新的多了，人们的心里也有了几分清爽和舒坦感。

这时，从市广播电视大学教务处走出一个三十七八岁的年轻小伙子。他中等个儿，黑瘦的身材。上身穿了一件米黄色圆领T恤衫，下身穿一条牛仔短裤。浓眉下的那双眸子兴奋地闪动着，嘴唇上的那撇小胡更能显示出他得意、豪爽、洒脱的性格。他走出教务室，在教务室门口的阴凉地停住了脚步，把手中的军绿色挎包顺手甩在了右肩上，又抬头看了

一眼屋檐外暴晒的太阳，下意识地拉了一下戴在头上的旅游式遮阳帽，疾步向自行车棚内走去。

他去自行车棚内推出了他的凤凰二六型轻便自行车，骑上就急匆匆地出了市广播电视大学的校门。

他叫秦生，是秦岭机械厂一车间的工人。

他穿过一条小街，在宽阔平坦的大街上疾驰着，神情显得异常地兴奋和激动。雨后的阳光是灼热的，火辣辣地烘烤着他的后背，好像有意给他已经滚烫的心扉上加热。他的额头和脖颈上都滚动着晶莹的汗水。他把手伸进了牛仔短裤的裤兜里，取出了浸渍着汗迹的手绢擦了一把汗，又下意识地摸了摸装着电视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军绿色挎包，感情的闸门一下子就被触动了。心潮就像滚滚的江河那样一泻千里、汹涌澎湃。他的思绪梦魂萦绕般地飞回了十年前的学生时代……

他的学生时代是在十年动乱中度过的。

记得还是在他上小学六年级的那一年，那场触及人们灵魂的政治大革命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的到来，对于他们这些等培待育的幼芽儿们，无疑像泛绿的春苗遇到了严寒和霜冻，是一次无情地摧残和蹂躏。十七年的教育成果被否定了，学校的教育体制被砸烂了，老师们都成了“牛鬼蛇神”和“臭老九”，他们也都失学了。

十年的政治风尘，十年的腥风血雨，然而他们失去了黄金般的童年时代。知识的源头枯竭了，待润的心田枯萎了，荒芜了。就在那“生不逢时”的年代里，他们光阴虚度，童心无寄。特别在“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毒害下，一进入中学，他们就好像步入了一个孤寂的没有人烟的所

在，一个被背弃冷落了荒原和沙漠。上完中学，知识在他们的头脑中没有打下一点儿印记，留下的是一片茫然的白页。因此，打那个时候起，为了摆脱童年无书可读而带来的孤独和寂寞，他常常和他的小伙伴们跑到渭河滩儿上，冬天玩石子，夏天打水仗，玩了个痛快。中学毕业又响应号召下了几年乡，到广阔的天地里接受了几年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后来才被招进了秦岭机械厂。到了秦岭机械厂之后，在几年的工作实践中，他才真正体会到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的难处，“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苦处，枯萎的心灵才渐渐地泛绿，萌发了一种强烈的自我奋进意识。特别是当改革的大潮向他们涌来的时候，这种奋进意识在他们的灵魂深处撞击得更为强烈，随之又转化成了一种无穷无尽的精神动力，变成了适应改革改造自我的自觉行动。因此，从那个时候起，他就买了一套中学数理化自学丛书孜孜不倦地自学了起来。经过几个寒来暑往，秋去冬来，他先后学完了中学语文、政治及数理化自学教材。自感羽翼丰满，妄图通过自学的途径进入正牌大学。可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命运好像有意跟他作对，他参加了三次高考，三次落榜。可让人气恼的是因每次不是差10分就是差8分而未能进入普通高校的门坎。

机会终于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成人教育恢复了，电视大学和各类成人学校相继成立了，这就为他们这些不幸中的幸运者创造了重新就读的机会和条件。也就是在那个情况下，厂团委书记高杰来到了他们车间，给他带来了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高杰是他的挚友，是他中学时的同窗。他一米七八的个

儿，修长的身材，面容白皙而又文秀，高高的鼻梁上总习惯地架着一副轻度银边近视镜，斯文中又不乏男子汉特有的阳刚之气。他们是他们中的佼佼者，中学毕业以后和他一起下的乡，一起招进了秦岭机械厂。到秦岭机械厂后不久高杰就被提拔为团委书记，而他则当了一名机修钳工。

那是阳春三月的一天，和煦的阳光透过明净的玻璃窗照进了高大的厂房，把车间照耀得明明白白的。他正在车间里干活，见高杰穿了一件漂亮的风雪衣，风度翩翩，形态潇洒地朝他走来了。到了他的面前，温和而又和悦地对他说：

“哎！秦生，电视大学要招生了。”

一听电视大学要招生，他的心里立即泛起了涟漪，停住手中的活儿欣喜地问：“什么时候？”

“就在最近。”

他似信非信，带点嘲弄地问：“你从哪里拣来的马路消息，过时的新闻？”

高杰并不介意他的嘲弄，温和地笑笑：“不是马路消息，也不是过时的新闻，为恢复职工教育中央还下发了红头文件呢！”

“噢！这可是真的？”

“怎么，你还不信？”高杰看了他一眼，挺认真地说：

“那天我去团市委开会，会上团市委组织我们学习了五部联合通知和中央（81）8号文件。8号文件中心讲的是职工教育，还对有关的问题做了具体规定。为了落实中央文件和五部联合通知精神，团市委要求各级团组织要配合行政，搞好成人教育的动员和宣传。会上团市委书记还介绍了电视大学的办学情况，要求基层团组织要主动做好今年电视大学的

报考工作。听到了这个消息，我首先就想到了你。知道你自学的早，基础比较好，学习愿望比较强烈，考电大也有把握，所以先给你说这个情况。今年电视大学招生还要你在青年中带头报名呢！”

听了高杰的话，他像久旱的禾苗盼到了甘露，又像在广袤的沙漠中见到了绿洲。欣喜地问高杰：“要上哪里报名呢？”

“就在团委，先在我那里报名。”高杰毫不迟疑地说。

他带点疑虑地问：“报名好报，可就是不知道厂里领导同意不同意，让不让去？”

高杰想了想说：“我想问题不大。现在是大力恢复和发展成人教育时期，从中央到地方都很重视职工教育，采用各种方式鼓励职工学习提高呢！这是个好事儿，我想厂里领导也一定会支持的。”

“那上学以后工资和学费等具体问题怎么办？”

“这你不用担心，职工上学按规定带工资，学费也给报销。你和萧琳都符合报考条件，你回去也动员动员萧琳，让她和你一块儿去报名。”

“听你这样说不学还真不行了，那我回去也动员动员萧琳，让她也来报考。”

高杰笑了笑说：“那敢情好，你回去就给萧琳做做工作，到时你俩夫妻同窗，说不定在成人教育中这还是件很浪漫的事儿！”

听了高杰的话，他也调侃地说：“要说有趣，你也动员动员娜娜，只要把娜娜也动员通了，咱们一起两对，到时岂不更是个浪漫事儿了。”

高杰笑着说：“那咱就说好，我动员娜娜，你动员萧琳。咱们四人一块儿去报考，一块儿去上学，你看怎么样？”

他笑呵呵地应着：“行！行！”

娜娜是高杰的未婚妻，而萧琳是他已婚的妻子了。提起他和萧琳的婚事，还有一段不寻常的罗曼史呢！

萧琳自幼就是他的同学，他们从幼儿时就在一起，又一起进了学校的门。上学后不但分在一个班级，而且还在一条凳子上坐着。她很聪明，学习很好，考试名次总列全班和全年级第一。还乐于助人，常常给自己讲解算术题，帮助自己完成作业。就是这么一个品学兼优的学习尖子，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厄运和不幸同时降临到了她的头上。

她的家庭出身不好，因为爷爷的地主分子问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她被划到了“黑五类”子女的行列。那时候讲“以阶级斗争为纲”，学校里每次开批判会，总是让她们这些“黑五类”子女戴上“白袖章”去陪站，去接受战斗的洗礼和教育。而和萧琳完全不同的是，他则出身于一个工人的家庭，家庭出身在那时给他这个工人的儿子无形地涂上了一层令人羡慕的色彩。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理所当然地被划入了“红五类”，趾高气扬地戴上了“红小兵”袖章，站到了红色造反派的行列。

因为阶级阵线的原因，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亲不亲，阶级分”的阶级斗争观念的支配下，他们两颗幼小的心也慢慢地出现了裂痕，关系慢慢地疏远并发生了裂变。有一天学校里开批判会，在学校的操场边儿上他拦住了萧琳，“喂！小地主崽子，我要和你划清界线！”

她稚嫩的白脸蛋上平静的没有一丝儿笑意，心灵的天窗仍弥留着对往日友情的深恋。

“怎么，想要赖皮？”

听他这样说，她眼眶里立即滚动着泪水，默默地伸出了小手。他用手指把萧琳的手指一碰，以极为简单而又幼稚的绝交方式绝了交，从此他们再也没有了来往。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又都上了中学。在中学那段时间里，也正是“四人帮”对我国教育摧残最为严重的时期。那时候，政治运动的花样不断翻新。今天批判“走资派”，明天又搞“斗批改”，“学工学农，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那些出身好的同学们一个个被学校叫去参加了政治运动，而她出身不好成天就钻在教室里埋头用功，还偷偷地去找戴着“牛鬼蛇神”和“臭老九”帽子的老师们给她讲数理化题。这样以来，每次考试她都能名列全校第一。可那个年月是“白卷先生”的天下，数理化学得再好又有什么用？不久，学校里还传出了这样的话，有人说她是埋头学习，不问政治的“白专”典型。那时上大学重在政治表现靠推荐，“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这是当时社会上公开流传，家喻户晓，人人都皆知的一句话。上大学又不考试，全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说了算。她的家庭出身不好，又被称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白专”的典型，成绩再好靠推荐上大学根本就不会有她的份。上完中学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里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她可是第一个榜上有名。这也是命运的安排，萧琳和他一起下了乡，又偏偏分在了一个知青组。

刚到知青组那阵，由于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熏染，在和萧琳打交道时脑子里仍保留着“阶级的烙印”，那根

“弦”仍绷得很紧很紧。可艰苦的农村生活，蹉跎的岁月，又迫使他们不得不慢慢地向一块儿靠拢。萧琳本来就是一个文静、温柔会理解人的姑娘。不管怎么说，对他们之间发生的一切，她从来都是不做计较的，根本就不往心里去。按照做人的道理和原则，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该怎么的就怎么的。看他的衣服脏了，扔在一边几天没洗，就悄悄地端到村子外边的山溪中去洗。破了的补好、拂平，叠得平平展展的又给他送了回去。农村的生活是艰苦的，也磨练了她。她上山打柴，下田扶犁，也很能吃苦，慢慢地他对她的看法变了，久而久之他们思想上“鸿沟”弥合了，两个人的心也越来越贴近了。记得那是一个夏日的傍晚，他们两人去了村子外边的小溪旁，各在一个圆光光的鹅卵石上坐了。他俩嘻嘻哈哈地笑闹着把脚伸进了淙淙流淌的溪水里，他痴情地望着她那白净净的脸蛋问她：“过去的事你还恨我不？”

她清澈而又明亮的眸子闪了几闪：“恨，恨死你了！”

“真的？”

“那还有假，‘小地主崽子’！”

“怎么，你还记着那些陈年老帐哩？”

她娇嗔地一笑，俏皮地说：“刚才还记着，现在倒忘了。”

他心里一急：“你没忘，你在耍笑人，没说心里话？”

她白净的脸上没有了笑容，郑重其事地说：“我没有耍笑人，说的全是真心话。过去的事只不过是过时的皇历，还翻它干什么？我说说不过是逗逗乐儿，你也别往心里去，陈年的老帐，我是不会记在心里的。”

他见萧琳说的是真心话，才把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说：“你要真心和我和好，那咱们就重新拉拉手！”

她娇羞地伸出手：“拉拉就拉拉！”

她伸出了手，他也伸出了手，就在村子外边的小溪里，他们两人的四只手终于重新紧紧地握在了一起。青山为他们鼓掌，小溪为他们欢唱。她笑了，他也笑了，他们两人都满意地笑了。那难得的一笑在那时的那种情况下，你要知道它有多么的甜，多么的甜啰！

就这样，在太白山中，他一个工人的儿子和一个“地主的贤孙”，他们顶着人们的闲言碎语相爱了。打那个时候起，他们进山打柴，下沟扶犁，风里雨里，泥里水里，成了一对棒打不散的鸳鸯。后来又一起招进了秦岭机械厂，不久就结成了伉俪，成了百年之好。婚后他们夫妻和睦，感情甚笃，小日子过得甜甜蜜蜜，美满幸福。

那天下班后他进了家，见萧琳腰上围了一个蓝花围裙，正在有节奏地进行着她的锅碗瓢勺交响曲。看见萧琳那俊巧的背影，他不由得又想起了她过去的一段趣事……

那还是在太白山中插队的时候，有一个秋天的晚上，大队部上映《金光大道》电影。看完电影回来，大家越看她越像电影中的女主人公吕瑞芬。有人就拿她开起了玩笑，送她一个“好嫂子”的美称。所以到现在人们见了总是“好嫂子”，“好嫂子”地叫着，有人竟然好像忘了她叫什么名字。他也为自己能有这么一个贤慧善良的妻子而自鸣得意呢！

萧琳见他进了门，回眸瞟了他一眼，问：“回来了？”

他“嗯”了一声，站在屋子当中，看着萧琳笑嘻嘻地说：“电大要招生了，高杰让咱俩都去报名上学呢！”

听说电视大学要招生，她立即放慢了在锅里飞舞的铲子，说：“要上学这是个好事儿，也是咱这几年求之不得的。想上你就去上，我还像以前那样给咱操持好家务，为你尽妻子的一份责任。”

秦生说：“你为我奉献的已经够多了。前几年为了我能考上大学你给我辅导，帮助我自学，结果我大学没考上，连你的学习也耽误了。真叫人心里有点过意不去。这次和以往不一样，要去咱俩一块儿去，一块儿去报考。”

“两个人都报考那怎么行？咱们都是二级工，就那么一点收入。一上学花销可大哩！能受得了？再说厂里也不会同意一家子两口都去上电视大学的！”

“那有啥？高杰说了，按政策规定，年龄在35岁以下的青壮年职工都要学习提高哩！考上大学的上学带薪，学费也给报销，咱都属于学习提高对象，厂里领导也一定会支持的。”

“高杰的话即使是对的，可是事在人为，文件在人执行呢。听人说得那么好，以后是个啥情况谁知道？”

“不管怎么说，这个学或迟或早都要上哩。我的看法迟上不如早上好，趁咱们现在还年轻，没有负担，拿定主意，下个决心都去学点，缺知识少文化的苦头咱这几年还没有吃够么？”

萧琳听了他的话不吭气了，低着头思忖了一会，一边往外铲着锅里已炒熟了的菜一边说：“既然这样，有这么好的事，你就给咱报个名去。”

萧琳上学的事就这样让他给动员通了。可高杰动员娜娜的事却落了空，尽管高杰为动员娜娜磨破了嘴皮子，可娜娜

就是不同意报考。

根据团市委的要求，为了提高青年职工的文化素质，组织好电视大学的报考工作，高杰在厂团委会上又进一步做了动员，自己也带头报了名。在他的带动下，秦岭机械厂又有十多个青年职工报了名。按招生简章规定，凡报考电视大学的职工必须带单位介绍信，因此他们不得不去厂办找文书给他们去办。厂办的文书是个年轻人，一听他说的是这个事，很难为情地对他和高杰说：“不是我不给开，厂里最近有规定，凡是厂里对外的介绍信，都要由阎厂长签字，没有阎厂长签字，任何对外介绍信都不允许往外开的。”

本来都是没有问题的事情，却成了不成问题的问题。他俩碰了个软钉子，只得由团委书记高杰去向阎厂长汇报。那天高杰进了阎厂长的办公室，见阎斌正斜歪在沙发里，肥胖的身子懒散地像一滩肉泥。一边用牙签剔着牙缝一边漫不经心地听高杰的汇报。听完了汇报，身子略微地动了一下，“嗯——哎——”了一声，拉着官腔慢条斯理地说：“工人嘛！还上什么电大？这个事有点不好办嘛！哎？既然他们都要求报考，那就先按程序办嘛！哎？行不行那还是以后的事嘛！哎？”

听了阎厂长的话，高杰从阎厂长的办公室回来，只得吩咐大家按阎厂长所说的程序去办。先个人申请，车间领导签字，送人事科研究，再由厂长审定。这是阎厂长多年来形成的管理模式“配套工程”。按这种程序，他们的申请报告上下辗转，经过了长达一月之久的全厂环球大旅行，最后又莫名其妙地被退了回来，要问为什么，人家都说——“不知道！”

那天他们一伙又去团委找高杰，要高杰替他们想办法出主意看怎么办？无奈，高杰又去找阎厂长汇报情况。去了没多大一会儿，就见高杰脸色灰灰地从厂长办公室里出来。一看他满脸沮丧的神气，甬问，大家就知道是啥情况。

后来他们又分头找了阎厂长几回，阎厂长不但不答应他们的合理请求，反而把他那圆球似的脑袋摇来晃去，拉着官腔竟说什么：“你们都是工人嘛！唉？工人不就像你们自己手中的钳子扳手那样，同样不也是领导手中的活工具嘛！唉？只要听话，好使，受摆弄，不上大学也是可以的嘛！唉？”

眼看报名截止日期渐近，他们还为报不上名而忧心犯愁。就在电大报名截止的那天上午，他们几个报考电大的青年职工迫不得已又去找阎厂长签字。可是不巧那天厂里头头们开会，无奈，他们只好在屋檐下等。说来也怪，那天老天爷也好像有意跟人打别作对。开始天还亮亮的，不大一会儿阴沉得像锅底一样。随后瓢泼大雨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下了起来。12点过后才散了会。散会后人们陆陆续续地走完了，才见阎斌夹着个雨伞，手中提了个黑色手提包慢慢腾腾地从会议室里走了出来。看见阎斌从会议室走了出来，他们就赶忙迎了上去，把申请报告一齐递向了阎斌，用充满希望和期待的目光乞求着：“阎厂长，上学的事你还是考虑考虑！”

“阎厂长，你……”

阎厂长一看他们，脸立刻阴沉得像猪肝一样难看，狠狠地瞥了他们一眼，什么也没说，分开他们，撑开雨伞，头也不回地走了。

一看阎厂长的这种态度，他们心里也确实来了气，秦生把手中的申请报告揣进了内衣兜里，对伙伴们说：“走，今天这个字他再不签，对不起，他走到哪里咱们就奉陪到哪里。”

阎斌打着雨伞在前面走，他们就冒着雨在后面跟。大雨滂沱，哗哗啦啦地下着，雨水在脚下肆虐地横流着，浇湿了他们的衣服，淋湿了他们的头发。他们一个个像掉在河里才被打捞上来的人一样，满头满脸都是水珠子。他们一直跟到了阎斌的家门口。阎斌回过头来一看他们一个个可怜巴巴的样子，不知是因为心诚则灵感动了“上帝”，还是阎斌看着他们可怜而发了大慈大悲。就在他家的楼道里，他终于从兜内掏出了钢笔，在他们的申请报告上签了字。真是贵手一挥值千金呐！

有了阎斌的签字，就等于给他们发了去市广播电视大学的通行证。他们高高兴兴地去了厂办，那个小文书连个大屁都没有放就给他们开了介绍信。就在那天下午，他们一伙人高高兴兴地去了市广播电视大学报了名。

在报名之后的几十个日日夜夜里，在紧张的报考复习时间里，他们顶着星星做题，披着月光夜读，迎着清晨满天的朝霞默诵强记。没有看过一场好电影电视，更不知失却了多少个美丽的春梦。今天总算成功了！要当大学生了！秦生的心里怎么能不高兴？怎么能不为此而兴奋激动！他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全身不由得来了劲，车轮在平展展的马路上飞转，不大一会儿就进了秦岭机械厂的大门。放下车子，他就去厂团委找高杰。